

## 秉大义而疏小节

朱国勇

北宋熙宁四年，苏轼去拜访宰相王安石，恰逢王安石在前厅会客，苏轼便来到书房等待。只见书案上写着两句诗：明月当空叫，黄犬卧花心。苏轼看了，不由哑然失笑。虽说王安石作诗喜作巧语多辟蹊径，但也要尊重自然规律吧。这明月哪里会叫，黄犬又如何能卧于花心？不通，不通之极！想着想着，苏轼不免技痒，他举起笔来，泼墨挥毫，把这两句诗改为：明月当空照，黄犬卧花荫。这改得还真精当，苏轼看笔墨淋漓的这几个大字，心中得意，把笔一扔，扬长而去。

王安石归来一看，就动了气，这个苏轼，自恃才高，得给他点教训。于是上奏神宗，把苏轼贬到了湖州。到了湖州，苏轼才发现，这里有一种鸟，名叫“明月”，又有一种花虫，名叫“黄犬”。王安石的那两句诗根本没错。苏轼惶恐不已，悔不当初啊！

王安石的这心胸未免也太狭隘了吧。苏轼能够自由进出宰相王安石的书房，足见两人交情匪浅。区区两句诗，你就翻脸不认人了！王安石年长苏轼十来岁，你完全可以把苏轼

叫过来，给他解释一下这两句诗，我想，苏同学同样会惭愧不已。苏轼当时是翰林院学士、礼部尚书（正部级，政治局常委），一下子就贬到了湖州任知府（正处级），连降三级还不止。这也做得太过了！

到了湖州后，苏轼心中十分不满，常写些诗来讽喻时政。他在诗中讽刺王安石领导的新党为“新进”“群鸟”“生事”等。不巧，这些诗被苏轼的对头李定、舒亶、何正臣等人获悉。他们上奏朝廷，为苏轼扣上了“不满朝政”“讽喻圣上”这两顶大帽子。苏轼立即就被关进了乌台监狱。大批政敌纷纷要求处死苏轼，苏轼危在旦夕。

就在这危急关头，王安石挺身而出，他以宰相之尊，上书说：“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？”宋神宗接纳了王安石的建议，赦免了苏轼。

说实话，苏轼对王安石很不满。王安石也不是不知道。但是，关键时刻王安石却能冰释前嫌，挺身而出，表现出了高贵的人格情操。

这就奇怪了，一前一后，王安石的表现也相差太大了吧，简直就是

水火两重天。难道说，王安石就有分裂性人格，时而卑鄙，时而高尚？

直到有一天，我读了台湾大学吴天方教授所著的《中国古代文人人格类型考略》，我才终于明白了其中的原委。

原来，中国古代文人，或多或少，都有一个共同的人格特征，那就是“秉大义而疏小节”。比如，弥衡会几个月不洗澡；王猛捉虱子边和将军桓温谈论国事；还有那个庞统，披头散发，也不知道打理一下。王安石也是这样，他不讲卫生，衣服很少洗换，酸臭难闻，就连脸染了黑灰，也不知道洗一下。这些都是小节，名士们才不在乎。

苏轼当时年轻气盛恃才傲物，贬到湖州，就当给他个教训。反正我王安石是宰相，等你历练够了，再把你调回来就是了，于苏轼并无多大损害。在王安石看来，这属于“小节”，所以无所谓，贬就贬了。但是“乌台诗案”，这关系到“不臣之心”这样一个个人伦大节，更关系到苏轼一家老小几十口的性命，这样的“大义”王安石一定要坚持。

疏小节，才能够悠然自得，不为生活所累；秉大义，方能一身正气千古垂范。这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共同特征，也是我们每一个现代人应该学习的行为规范。

摘自《闽南风》

以此而观，这个伟大的王朝确实日薄西山，丧失了自信。

事实上，大约在唐玄宗开元年间，围棋才正式传入日本，百年之中，精进如此，对围棋的学习尚且这样，对唐朝其他文化和制度的吸收可想而知。按记载，中日两国围棋峰战发生在唐宣宗大中年间，在随后的唐懿宗咸通三年（公元862年），被废黜的日本王子高岳亲王亦来长安学习，但他不是学围棋的，而是寻求佛法真谛的。

当时，唐懿宗下诏，命长安青龙寺高僧法全接待高岳亲王。但在交流中，辩禅论经，法全终不能令高岳亲王心悦诚服。三年后，高岳亲王离开长安，有人说他回日本了，有人说他为了取得佛法真谛，渡海西去印度了。或许也可以这样来解读：晚唐时期，大唐文化虽对日本依旧有着吸引力，但却不比从前了。

摘自《今晚报》

## 那些不为人知的历史转折点

葛元芬

美国《匹兹堡邮报》执行总编戴维·施雷伯曼近日以“经常被忽视的历史转折点”为题列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瞬间。

**罗斯福病逝与美国卷入越战**

美国总统富兰克林·罗斯福不想打越南战争。从1944年7月到1945年初，罗斯福几次三番设计着越南未来的蓝图：越南应该成为一个托管地，由即将成立的联合国负责管理，而不是重新成为法国的殖民地。然而，1945年4月12日，罗斯福突然病逝，他对越南的构想也同他一道消亡。

罗斯福的去世在美国历史上是个重要转折点，他的死对二战进程，对民主党的形象，对美国同英法苏等国的关系，都有着深远影响。但是，人们根本想不到他的死亡会导致后来越南战争的爆发。越南战争导致几百万越南人和58万美国人死亡，有些人出生在1945年之后，但他们命中注定因罗斯福之死而死亡。

**希特勒与“9·11事件”**

二战期间，希特勒曾使用反共的穆斯林武装同苏联作战，连绝大多数历史学家也无法推测出，正是他的这一决定为几十年后的美国“9·11事件”埋下了伏笔。

上世纪30年代，纳粹发现了既反犹又反共的穆斯林兄弟会，希特勒将其视为有用的盟友，提供资金

资助穆斯林兄弟会的准军事组织。苏德开战后，纳粹还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招募虔诚的穆斯林教徒同苏军作战。战后，一些同纳粹结盟的穆斯林在德国找到了避难所。

冷战格局形成后，美国人寻找多种方法同苏联对抗，有中央情报局背景的所谓“美国解放委员会”招募侨居在德国的苏联穆斯林（二战期间追随希特勒，战后逃到德国居住）进入自由电台工作，试图通过他们煽动苏联境内的少数民族叛乱，对抗苏联。本来，激进的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都遭到了取缔，然而，在美国情报机构的秘密帮助下，1958年，伊斯兰中心在慕尼黑成立，那里成为宣传激进主义的大本营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逐渐在欧洲“生根发芽”，例如1993年世贸中心爆炸案策划人之一的马哈茂德·阿布哈利马就曾是慕尼黑伊斯兰中心的常客。

有了在欧洲同穆斯林极端分子合作的经验和关系网之后，20世纪80年代，美国开始在阿富汗大规模武装穆斯林游击队员，让他们牵制侵阿苏军。这些游击队员逐渐发展成“基地”组织，设立训练营地，最终导致2001年“9·11”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。

**“蝴蝶效应”改变历史**

美国二战史作家詹姆斯·布拉德利的畅销书《帝国巡游》讲述了

一些隐藏在历史背后的故事。比如，20世纪初，美国总统西奥多·罗斯福支持日本实行亚洲版“门罗主义”，此举鼓动日本朝野开始寻求建立“大东亚共荣圈”，几十年后不可避免地导致了“珍珠港事件”的发生。

1917年5月，33岁的杜鲁门为了参加一战，重新加入密苏里州国民警卫队，随后赶赴法国参战。这次经历使最后一位没有大学学位的美国第33任总统杜鲁门，形成了世俗的观点，即对抗和强权才能赢得胜利。这一观点影响了他在二战末期和冷战初期的决策，对世界历史造成了不为人知的影响。

长期以来，美国国内一直流传，古巴领导人菲德尔·卡斯特罗是因为未能在美国打球才最终走上了革命道路，如果他能顺利去美国打球，成为一名出色的棒球运动员，也就不会有后来的“猪湾事件”和古巴导弹危机，这两件事对美国肯尼迪政府的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胡志明早年在法国远洋客轮上当食堂服务员，可能使他产生了反对殖民地主人的情绪。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，胡志明向各国代表团递交了一份备忘录，提出了著名的有关民族自决权的八项要求。但是，大国主导的巴黎和会并没有理睬殖民地人民的独立要求，把胡志明推向了莫斯科一边，对于越南历史而言，其重要转折意义不亚于罗斯福之死。

摘自《环球时报》

## 弈局的背后

魏风华

晚唐苏鹗所著《杜阳杂编》中，记载了一则大唐围棋国手与日本王子对局的故事。

唐宣宗大中年间，日本王子来到长安朝拜，献上东瀛宝物，音乐，宣宗皇帝为之设百戏、宴会，以礼相待。按《旧唐书》中的记载，事情发生在大中二年（公元848年）春三月。日本王子最善下围棋，此番初来长安，朝拜之余，提出要跟大唐国手比试比试。宣宗皇帝命令皇家棋手顾师言出阵。顾师言被认为是晚唐围棋第一高手，可比盛唐时国手王积薪啊！

这故事本无出奇之处，令人思考与回味的，是对局结束后日本王子与唐朝官员的对话。当时，日本

王子问身边的唐朝官员：“顾先生在大唐围棋手中排第几？”唐朝官员撒了个谎，说：“第三名而已。”日本王子说：“我能见见第一国手吗？”唐朝官员笑：“假如王子战胜了第三名，才有机会见到第二名；假如战胜了第二名，才可能见到第一名。现在，你连第三名都没赢，就想见第一棋手，可能吗？”日本王子不语，继而唏嘘道：“我国围棋之冠，不及唐朝第三……”

这次比拼中，顾师言虽最终有惊无险地获得胜利，但过程却很紧张。若不是派出这位第一国手，胜负也很难说了。而且，那位大臣竟然说了谎——没有一点当初的盛唐风范。

## ZHENGZHOU DAILY

编辑 李昆霞 电话 67655539 E-mail:zzwbwh1616@sina.com

## 淡之美

李国文

淡，是一种至美的境界。

一个年轻的女孩子，从你眼前走过，虽是惊鸿一瞥，但她那淡淡的妆，更接近于本色和自然，好像春天早晨一股清新的风，就会给人留下一一种纯净的感觉。

如果浓妆艳抹的话，除了这个女孩表面上的亮丽之外，就不大会产生更多的有韵味的遐想了。

其实，浓妆加上艳抹，这四个字本身，已经多少带有一些贬义。淡比之浓，或许由于接近天然，似春雨，润物无声，容易被人接受。

苏东坡写西湖，曾经有一句“淡妆浓抹总相宜”，但他这首诗所赞美的“水光潋滟晴方好，山色空濛雨亦奇”，也是大自然的西湖。虽然苏东坡时代的西湖，并不是现在这种样子的，但真正欣赏西湖的游客，对那些大红大绿的，人工雕琢的，市廛云集的，车水马龙的浓丽景色，未必多么感兴趣。

识得西湖的人，都知道只有在那早春时节，在那细雨，碧水，微风，柳枝，桨声，船影，淡雾，山岚之中的西湖，像一幅淡淡的水墨画，才是最美的一种艺术。

水墨画，就是深得淡之美的一种艺术。

在中国画中，浓得化不开的工笔重彩，毫无疑问是美。但在一张玉版宣上，寥寥数笔便经营出一个意境，

当然也是美。前者，统统呈现在你眼前，一览无余。后者，是一种省略的艺术，墨色有时淡得接近于无。可表面的无，并不等于观众眼中的无，作者心中的无，那大片大片的白，其实是给你留下的想象空间。“空山不见人，但闻人语响。”没画出来，要比画出来的，更耐思索。

西方的油画，多浓重，每一种色彩，都唯恐不突出地表现自己，而中国的水墨画，则以淡见长，能省一笔，决不赘语，所谓“惜墨如金”者也。

一般说，浓到好处，不易；不过，淡而韵味犹存，似乎更难。

咖啡是浓的，从色泽到给中枢神经的兴奋作用，以强烈为主调。有一种土耳其式的咖啡，煮在杯里，酩酊如漆，饮在口中，苦香无比。杯小如豆，只一口，能使饮者彻夜不眠，不觉东方之既白。

茶则是淡的了，尤其新摘的龙井，就更淡了，一杯在手，嫩蕊舒展，上下浮沉，水色微碧，近乎透明，那种感官的愉悦，心胸的熨帖，腋下似有风生的惬意，也非笔墨所能形容。所以，咖啡和茶，是无法加以比较的。

但是，若我而言，宁可倾向于淡。强劲持久的兴奋，总是会产生负面效应。

人生，其实也是这个道理。浓是一种生存方式，淡，也是一种生存方

式。两者，因人而异，是不能简单地以是或非来判断的，我呢，觉得淡一点，于身心似乎更有裨益。

因此，持浓烈人生哲学者，自然是积极主义了；但持恬淡生活观者，也不能说是消极主义。奋斗者可敬，进取者可钦，所向披靡者可佩，热烈拥抱生活者可亲；但是，从容而不急躁，自如而不窘迫，审慎而不刁躁，恬淡而不凡庸，也未始不是一种的积极。

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，不管你是举足轻重的大人物，还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，只要有人存在于你的周围，你就会成为坐标中的一个点，而这个点必然有着纵向和横向的联系。于是，这就构成了家庭、邻里、单位、社会中的各式各样繁复的感情关系。

夫妻也好，儿女也好，亲戚、朋友也好，邻居、同事也好，把你在这个坐标系上的点，看得淡一点，你的感情负担自然就重；看得淡一点，你也许可以洒脱些，轻松些。

譬如交朋友，好得像穿一条裤子，自然是够浓的了。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，肯定是百分之百的淡了。不过，密如胶漆的朋友，反目成仇，又何其多呢？倒不如像水一样地淡然相处，无呢无隙，彼此更融洽些。

淡之美，某种程度近乎古人所说的禅，而那些禅偈（佛经中的唱词）中所展示的智慧，实际上是在追求这种淡之美的境界。

禅，说到底，其实，就是一个淡字。

人处在世，求淡之美，得禅趣，不亦乐乎？

摘自《读书文摘》

力重要。我是业余长跑者，略知体力分配属于智慧范畴，咬牙坚持属于耐力范畴。有多少人败在 downhill 上太多了。

他们只会上山，只会蛮干，只会享受风光，没考虑怎么样下山。所有登顶的人都要下山，爬的再高的人也要回到地面。观察他们下山实际是看他们的价值观里有没有一些叫做敬畏、感恩、谨慎、谦卑的成分，这是保护下山人安全的工具与护身符。上山看的是体力和运气，下山看的是技术和修养。运动员要下山，人人都有下山的时候。下山是比赛的后半段，也是接近终点的一段。如果它不代表成功，还有什么成功可言？所以说，下山才是成功的标志。

摘自《广州日报》

## 幸福的源泉

朱国勇

詹姆斯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系博士，他毕业论文选取的课题是《人的幸福感取决于什么》。为了完成这一课题，他向市民随机派发出了一万份问卷。问卷中，有详细的个人资料登记，还有五个选项：A 非常幸福，B 幸福，C 一般，D 不幸福，E 很不幸福。最后，收回了52000余张有效问卷，但是，只有121人认为自己非常幸福。

接下来，詹姆斯对这121人做了详细地分析。他发现，有50人，是这个城市的成功人士，他们的幸福感主要来源于事业的成功；而另外的71人，有的是普通的家庭主妇，有的是卖菜的农民，有的是公司里的小职员，甚至还有领取救济金的流浪汉，他们又为什么会拥有如此高的幸福感呢？

通过与这些人的多次接触交

流，詹姆斯发现，这些人对物质没有过高的要求，他们平淡自守，安贫乐道，很能享受柴米油盐的寻常生活。

最后，詹姆斯得出了这样的论文总结：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最幸福，一种是淡泊宁静的平凡人，一种是功成名就的杰出者。如果你是平凡人，你可以通过减少欲望，修炼内心来获得幸福。如果你是杰出者，你可以通过进取拼搏，获得事业的成功，从而达到更高层次的幸福。

他的导师在他的论文结尾批了一个大大的“优”！

十多年后，詹姆斯已经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系教授。他的一位学生，叫爱德华，在作毕业论文时，选了一个与詹姆斯当年十分类似的题目——《幸福的源泉》。詹姆斯看到了，很感兴趣。他把当年那121人的联系方式又找了出来，让爱德华

## 在孤独中盛放

浅草

在波伏娃那里，孤独是一种选择。

“我发誓，长大之后绝不会忘记我在5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个大人了。”能够在如此年纪说出这番话的人，注定有着非同凡响的一生。

不幸的早年经历，让波伏娃无法获得温情与依靠，过早的生活历练，让她成为一个顽强而独立的女性。她的一生，都在努力摆脱两个字——依赖，无论物质的还是精神的。

19岁时，她发表了个人的独立宣言：我绝不让我的人生屈从于他人的意志。为了这句话，波伏娃执拗地订立了苦行般的生活准则：绝不虚度时光，压缩睡眠时间，在餐桌上，也要带着她的希腊语语法书，或者，边吃饭边在一旁的纸上写满数学方程式……只有在不断的自我超越中，她才能感觉到自己摆脱平庸，渐渐积蓄独立的力量。

年近40岁时，波伏娃开始考虑一个问题：“如果你是男人，你的成长经历会跟现在完全不一样，你应

去调查。

几个月后，调查结果反馈回来了。当年那71名平凡者，除了两人去世以外，收回69份调查表。这些年来，这些人的生活发生了许多变化，他们有的已经跻身于成功人士的行列；有的却一直过着平凡的日子；也有的人由于疾病和意外，生活十分拮据。但是他们的选项都没变，仍然觉得自己“非常幸福”。而那50名成功者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只有9人事业一帆风顺，仍然选择了“非常幸福”。有16人因为事业受挫，或破产或降职，这次选择了“痛苦”和“非常痛苦”。

面对这样的调查结果，爱德华陷入了沉思。最后，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：所有靠物质支撑的幸福，都不会持久，都会随着物质的离去而离去。只有心灵的淡定宁静，继而产生的身心愉悦，才是幸福的真正源泉。

看着爱德华得出的结论，詹姆斯沉思了许久。最后，他郑重地用红笔在文末批了一个大大的“优”字！

摘自《青年博览》

他保证：“我会乖乖的，我会洗碗，拖地，我会自己去买鸡蛋和甜酒，如果没有你的允许，我不会碰你的头发、脸颊和肩膀……”这一切与《第二性》中提出的婚姻是危险的、鼓吹废除家庭等观念很不相符，女权追随者们甚至为此感到气愤。然而，这才是完整的波伏娃。

她和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相恋后，终生没有履行结婚手续，并互相尊重对方与其他异性的关系。萨特一生情人无数，波伏娃只是其中之一。在很多人看来，这个听上去很美的契约之恋，只是所谓自由爱情难以言说的无奈，萨特永远处在强势地位。

不过，这也许是一种误解。1980年，萨特停止呼吸前的几个小时，躺在病床上的他，向波伏娃而不是其他女人索要一个吻。六年后，78岁的波伏娃走到生命尽头。与萨特合葬在巴黎蒙帕纳斯公墓中的她，戴着却是美国情人阿尔格伦送她的戒指。她早就说过：“即便把我埋在你的旁边，你的灰烬和我的尸体没有任何交集。”直到死去，波伏娃都认为自己是独立、自由的个体，她不屈附于任何人。

在近于孤独的独立中，她渐渐盛放成了真正的波伏娃。

摘自《莫愁》